

春秋本義

五之六

漢書門類			
二〇六	三	九	三
一	三	九	三
五	八	五	冊

內閣文庫			
三	九	二	漢
一	八	五	書
冊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395(370)
函號	369 10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春秋本義卷第五

淺草文庫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桓公

呂氏甲史失季姜歸月春秋不得而增益也杜氏

曰季字姜姓也前年祭公所逆王后也戴氏曰方

其逆也稱曰王后自王命言之也及其歸也謂之

季姜自父母家言之也歸見隱二年公羊曰京師

者天子之居也京者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居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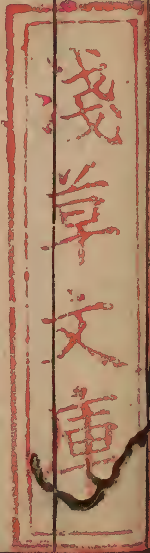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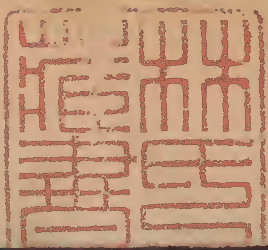
以衆大之辭言之高氏曰古者后夫人必取嫡女

天子求后於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若姊妹

妹則曰先君之遺女若而人於諸侯則曰不腆先

春秋本義卷五

通志堂



君之嫡若而人是以伯姬歸于紀則叔姬為之娣
今日季姜則非嫡矣不可以母天下春秋書之以
防後人猶有卑人為后者○愚謂王后為天下母
必擇諸侯嫡女窈窕貞淑然後可以配至尊成內
治為宗廟社稷主今紀以畏齊而謀納女魯以弑
賊而主之桓王亦乘機而娶紀之姪娣上下皆非
正義明道之舉嗚呼春秋之作所以為君子惻怛
之心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射音亦又音夜

康侯胡氏曰案周官典命凡諸侯嫡子誓於天子
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
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
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
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閒於王
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
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
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踰
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
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孝子盡道以事其親
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乎

○穀梁曰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其子以內為失正也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張氏曰春秋以討賊望諸侯今曹伯之使世子春秋所以直書而深責之戴氏曰使不幸未還而曹伯卒則國非其國也劉氏曰此後世所以多子禍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公羊曰會者期辭也杜氏曰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衛侯與公為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趙氏曰書不遇者見諸侯之無信朴鄉呂氏曰衛不信也呂氏曰春秋之世專計利害不顧義理如此○高氏曰在易屯之六三以陰居陽其身不正而輕躁妄動求應於五五應在二而弗見納聖人戒之曰君子幾不如舍往吝繫辭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夫桓公身負弒逆之辜而又輕躁妄動為人所棄正如屯

之六三聖人為萬世戒也黃氏曰郎之戰兆此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郎見隱九年程子曰來戰于郎三國為主劉氏曰外為志乎此戰也常山劉氏曰春秋之中諸侯加兵于魯者為不少矣未有書來戰者此不言侵伐而以來戰為文則彼曲我直其義坦然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康侯胡氏曰魯桓弒立天下大惡人人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臯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怒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愚謂魯衛

兄弟之國齊魯累世之姻桓公又新娶于齊魯鄭嘗會盟假田以締交一有閒隙則忘親背盟興兵爭戰此春秋之時所以為大亂聖人比書其事為後世鑒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稱人微者也呂氏曰盟我不與也其曰人不詳也未詳是否杜氏曰惡曹地闕愚謂諸侯專盟是無天子大夫專盟是無諸侯王綱之壞極矣聖人所尤惜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劉氏曰齊衛鄭相與會盟而君不行委之大夫春秋再本謹始知其後必有大夫脅權交政之惡則又有陪臣

執國干上之禍其勢相召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陸氏曰執大夫例稱人愚謂義不在人而在執略

之之辭也康侯胡氏曰祭仲鄭之命大夫祭氏仲

字也蘇氏曰名也前說近是愚案突莊庶子宋

雍姑所出即厲公也忽莊公嫡子鄧曼所出即昭

公也葉氏曰凡出奔者皆書名蓋追逐者必有與

之爭國者內一君外亦一君不名無以為辨後倣

此邦衡胡氏曰未踰年不稱鄭伯愚案居喪未踰

年之君稱子今不稱子未詳大凡出奔者多不書

子與爵如曹羈之類是也左氏曰鄭昭公之敗北

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

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

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

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

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

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

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

奔衛己亥厲公立穀梁曰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愚謂突以庶孽謀篡宋莊私突執祭仲奪嫡立庶祭仲執國柄不死節以輔正三者臯大惡極矣然鄭莊之多寵以遺後禍與鄭忽不能君舉朝無忠臣而廢置如反掌與天子方伯不修其職以致姦猾肆行而無所忌舉可見矣○陳岳氏曰忽太子也兄也正也突公子也弟也非正也忽既立則祭仲之君以君臣之義顛則扶之危則持之力不足則死之又知突在宋非會非聘為宋所誘其無謀甚矣往而被執不能死節歸立厲公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孫氏曰蔡叔蔡侯之弟叔字也諸侯母弟未命為大夫者皆字朴鄉呂氏曰折魯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張氏曰自去年魯與齊衛為仇敵至今年桓公欲合黨以敵之於是結宋與陳蔡要言歃血初無忠信誠慤相與之心又以再命大夫敵宋公陳侯故盟不足以恃矣

公會宋公于夫鍾

夫音扶鍾公羊作童

杜氏曰夫鍾邾地義見隱九年會于防○康侯胡氏曰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闕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辭費歟曰盟者春秋

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專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以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口暫切

杜氏曰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公羊作歐蛇紀左氏作杞公羊穀梁

作紀今從程子所定作紀

杜氏曰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張氏曰南燕姑姓國漢屬東郡今為滑州胙城縣存耕趙氏曰居宋鄭之間杜氏曰穀丘宋地張氏曰在應天府穀熟縣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杜氏曰厲公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張氏曰去年與柔盟于折不書葬魯不會不恤同盟也

公會宋公于虛

公羊作郟

杜氏曰虛宋地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杜氏曰龜宋地義見隱九年會于防○高氏曰公

委宗社人民而五出與宋會諸侯臨涖一國之民民不可一日不治則國不可一日去之故先王之法諸侯無事不得出其四境朝事天子則出境天子巡狩則出境方伯率諸侯以征伐則出境若無事而出境則誅葉氏曰公始以柔會宋未幾復自會于夫鍾于闕于穀丘夫鍾邾地闕魯地穀丘宋地也公之求宋亟矣及是復會于虛于龜皆宋地而公即之公之求宋益亟矣蓋自隱以來我之相與為厚為薄者惟宋與鄭黨鄭則伐宋善宋則伐鄭至郎之戰懼鄭之謀已故亟於求宋既而求鄭以為武父之盟而成伐宋之役明年再會又明年復會其求於鄭者亦如是其急鄭適有突之亂知其不足恃乃復從而伐之孰有立國如是而可久者乎暴戾則無親失道則寡援君子是以知桓之不終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音斧

鄭伯突也東萊呂氏曰突篡位而以君書之不沒其實也杜氏曰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愚謂魯桓與宋兩盟四會不浹旬而背之以盟鄭反覆如是比事而觀其義自見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張氏曰與人交之道忠信誠慤本乎中則有不期合而合者其人非有是心則其相與

也不過以利合一且爭小利則相視忽如仇敵然
 公之會宋而盟鄭其離合正如是春秋詳書之以
 見王政不行魯桓宋莊鄭厲皆以篡國而立交相
 盟會紛紛離合惟利是視煩盟瀆信祇以長亂王
 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呂氏曰此年書盟會
 之數如此見諸侯無王放恣自若多事屢盟民不
 堪命如此之極也聖人傷之以為世戒後之人君
 有意於善者其知慎始守約愛民為急以合聖人
 之意乎

丙戌衛侯晉卒

孫氏曰丙戌羨文也此盟與卒同日耳經未有一
 日而再書者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內不出主名微者也伐而言戰者宋不服而逆戰
 也言戰而不言敗績無大勝負也兩年之間六盟
 會宋宜篤好也一與鄭比則連鄭伐宋鄭突亦忘
 其立己之私恩而與魯比此宋不服以至於戰殘
 民毒衆臯惡極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張氏
 曰兵法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憤兵魯桓鄭
 突此役是也書及鄭師伐宋臯魯鄭也又書丁未
 戰于宋言魯鄭與宋亟爭尋常殘民暴骨兩臯之
 也康侯胡氏曰來戰者臯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

者臯在內戰于宋是也存耕趙氏曰魯執弒隱宋馮弒殤鄭突篡忽三者皆逆賊周有常刑皆戮餘也敢稱兵為戰見王法之不行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此魯侯來會紀鄭也及者三國及之也燕稱人微者也戰稱爵舉重也敗稱師君存而師敗也敗績者敗其軍功大敗也公羊曰其不地於紀也趙氏曰內兵以紀為主外兵以齊為主莘老孫氏曰紀為齊侵削志欲滅之舉宋衛燕三國之師往伐之紀於是要魯鄭之君以為之敵愚謂齊吞小國連

諸侯以伐紀自取敗績臯不勝誅矣紀不量力又連魯鄭以戰雖僥倖一勝卒滅宗社其相從諸侯各逞私忿合黨報怨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皆臯也見王政不行諸侯縱恣甚矣杜氏曰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康侯胡氏曰齊為無道恃強陵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道以加兵於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辨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訴天子下告方伯連帥與鄰國之諸侯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同力度德動則相時小國讎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

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弑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

三月葬衛宣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大水

義見元年○存耕趙氏曰桓元年大水今又大水水天之所生以活人者也大而災焉陰沴之證也夏見則妨農矣高氏曰自堯有洪水之患使禹治之禹能疆理天下正其經界有畎有澮有溝有洫有川有遂遂無水患但有其利故年之豐凶一係

農力水旱不能為之害或天時久雨則由畎注澮由澮注溝由溝注洫由洫入川由川入遂以次疏導入河入江終至於海蓋以決而不為災也或天時久旱則於溝澮川遂之間遙引其水以為灌漑又得其利焉春秋之時暴君汙吏壞其經界使畎澮溝洫之屬皆蕪而不治於是遇大水而無以決遇大旱而無以漑民為兵戰所驅無暇治田畝聖人書大水者上痛禹跡之亡下悼井田之廢生民受其患無以拯濟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月

三百五十一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義見隱九年會于防○高氏曰公與鄭伯皆有篡逆之大惡天下所不容今相會于曹曹之容惡可知也

無冰

穀梁曰時燠也戴氏曰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日納于凌陰二之日今之十二月三之日今正月也十二月取冰正月藏之今桓公春無冰無藏冰也去年十二月時燠無冰今年之春無冰可納春秋於是時而書之愚謂此年正月為公會鄭伯于曹而書若無冰則總繫之春耳藏冰出冰俱在

其中與僖二年三年書不雨之法同義與成元年二月襄二十八年春書無冰同蓋無冰不可繫月故也康侯胡氏曰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然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胡氏曰雨雪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事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黃氏曰諸家皆以周之正月為今之十一月十一月無冰為災故書然使果十一月無冰則尚有十二月尤寒

冰之有無方於此決未可遽以十一月無冰為災而先書之也蓋至十二月無冰及春正月東風解凍終於無冰則無冰決矣始以災而書爾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語穀梁作禦

杜氏曰不書月闕文葉氏曰經成而後亡也愚謂此及宣七年孫良夫皆稱使來盟前定也使其弟見隱七年齊來聘此則盟以伉諸侯甚矣盟見隱元年盟于蔑此則篡賊之合黨甚矣○莘老孫氏曰春秋諸侯使其弟來者皆臯其不當使也弟而可使則命而使之可也不命而使之徒曰弟焉臯之也來盟者盟於魯也春秋主我使自外而至盟者書曰來盟不言其地盟於我之國都也存耕趙氏曰請會矣又請盟焉突蓋德軌之排宋而黨已也來盟涖盟彼此之辭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廩力錦切

公羊曰御廩者粢盛委之所藏也杜氏曰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嘗祭名公羊曰秋曰嘗愚謂災者火之也當嘗而火其粢盛之藏以桓公平日得臯於天不敬其祖之所致也不知省身改過以答天譴卒敢覲然草蕞即復祭之甚矣其忽天而慢祖也○存耕趙氏曰御廩之災在致災三日之前春秋書之蓋以嘗之不謹而災於齊之日也

趙氏曰譏不改卜也獻可杜氏曰八年書再烝見其瀆也此年書御廩災乙亥嘗見其慢也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羊衛人在蔡人上

葉氏曰伐言以已不能敵假人以為用也愚謂宋怨突之背已又有丁未之戰已巳之敗績故用四國之兵以伐鄭康侯胡氏曰列國之兵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高氏曰折之盟陳蔡在焉紀之戰齊衛在焉皆與宋同惡者也宋公不

道執人之卿易人之君深怨突之背已而自量其力不足以加之於是復以齊蔡衛陳之兵伐鄭宋公之臯斯為尤重存耕趙氏曰是樓諸侯以伐諸侯也齊子猶在哀疚相與從宋以興戎木訥趙氏曰出忽立突者誰歟已立之而已疾之不仁哉宋莊也愚謂宋莊之罪著矣然鄭突忘立已之恩結魯以伐宋以致交怨報復殺戮無辜突真薄德哉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家父見八年孫氏曰諸侯貢賦不入周室財用不足也公羊曰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常山劉氏曰世之治也天子命貢賦於天下而無敢不從無有



求也諸侯奉貢賦於天子而無敢不恭不至於來求也世亂反此書此以見王室之微而著諸侯之臯也義又見隱三年求賻○葉氏曰天子有賜無求諸侯有貢無與古者邦國九貢車有器貢用有貨貢諸侯不貢而伐之正也不能伐之又從而求之器不足而求車用不足而求金以是居人上非所以王天下也獻可杜氏曰桓公篡立天子未嘗討之反屢聘之今又有車服之求聖人所以甚之也張氏曰家父為大夫而無所正救奉使侯國自取辱命之臯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案此一見魯桓不奔王喪而會齊僖之葬二見魯桓以嘉禮會齊侯於艾會宋蔡衛於曹三見諸侯之伐國不已四見桓王崩於此年而葬於六年之後也所為屬辭比事為春秋教者皆此類也豈徒記其死生之變而已哉義又見隱三年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高氏曰魯不供天王之喪而會齊僖之葬其顛倒甚矣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五月鄭伯突奔蔡

突書名見十一年鄭忽出奔左氏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

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張氏曰突以庶孽奪嫡固不可以有國又初與權臣比而篡位又為反覆盜賊之計以自取亡○陸氏曰逐君之臣其臯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康侯胡氏曰其說是也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葉氏曰忽何以稱世子言子則喪已除言爵則雖踰年而不居位所以別於突而明正也何以言復歸凡諸侯出奔言復歸諸侯世國者也雖失位不可絕也邦衡胡氏曰復歸者既絕於國今始復來已失國之辭也二說相須乃備然本義則不在此存耕趙氏曰突歸則忽出突出則忽歸突忽之逆順不難知而出入惟蔡仲之為聽權臣擅國命而廢置其君舉國之人莫之違祭仲之事不可以訓也愚謂春秋書此見天王失政而諸侯肆諸侯失權而庶孽亂嫡大夫執國命也

許叔入于許

杜氏曰許叔莊公弟也愚謂許叔入于許事無可考以書法觀之必乘許之亂而謀篡者也夫世子受國於先君誓於天子而後為諸侯許叔弟也乘許之亂竊入而為君臯可知矣

公會齊侯于艾

公羊作鄆穀梁作蒿

艾見隱六年高氏曰魯嘗與齊絕矣自僖公卒襄公新立至是復通好焉而齊襄居喪出會越禮畔道自是與文姜為鳥獸之行而桓公之禍兆於此矣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牟亡侯切

杜氏曰牟國泰山牟縣張氏曰後為登州牟平縣杜氏曰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張氏曰後為拱州寧陵縣愚謂言人則三國之臣也三國以臣而行朝禮魯以弑逆之賊而安受旅朝之儀見當時禮制之大壞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稱鄭伯嘗君鄭爾稱名已奔之君皆無他義也入于櫟竊入據邑也公羊曰櫟者鄭之邑也杜氏曰河南陽翟縣張氏曰後屬潁昌府左氏曰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愚謂突以庶孽奪嫡篡位五年天子方伯不治之又不能君而出奔既奔而

又竊入據邑終始亂鄭舉動莫非穿窬之謀春秋直書其事而臯惡自見矣○程子曰鄭伯突入于櫟突非正也存耕趙氏曰世子復歸于鄭突入于櫟兩辭之間逆順見矣于櫟未得鄭也然櫟鄭之險邑猶制與京也突雖未得國其後卒君鄭實由櫟而入許氏曰此詩所謂五公子爭立兵革不息者也鄭亂如此春秋弗志志突入櫟而已語曰櫟人實使鄭子不得此以言國邑之大也忽失其政不能制突使斬鄭而居之以生民心此亂根也故君子略其枝葉使謹夫亂之所自生愚案莊二十一年書鄭伯突卒則突終復篡位比事而觀春秋之時亂可知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袤籒支切公羊作侈

杜氏曰袤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先行會禮而後伐也左氏曰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未詳信否義見隱三年鄭伐衛○康侯胡氏曰昭公之與突其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於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強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存耕趙氏曰宋馮前年方以四國之師伐突未幾突出忽歸又以三國之師納突馮之

無恒心可知矣未詳是否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氏曰會于曹謀伐鄭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黃氏曰冬伐鄭納突未克今再納突也未詳是否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呂氏曰會于曹蔡先衛伐

鄭衛先蔡蓋當時諸侯皆以一切強弱目前利害

為先後不復用周班春秋因事紀實以見當時之

亂無復禮也王氏曰突之未出也宋欲有所責故

嘗伐之突之既出宋懼無所得又欲納之始鄭不

和魯嘗以鄭伐宋及突既出魯又與宋伐鄭反覆

皆私也存耕趙氏曰突也馮也軌也均篡賊也背

公死黨奪攘矯虔此風一倡而奪嫡亂國之事相

踵於世高氏曰鄭國之亂宋公實為之宋為首惡

未詳是否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孫氏曰助篡伐正踰時而返義又見桓二年公至

自唐

冬城向

孫氏曰下言十有一月則城向在十月矣高氏曰

春秋有二向此我之邑木訥趙氏曰隱二年莒所

入之向也計其後為莒所滅地在魯莒境上故城

之魯莒之爭自城向始未詳孰是義見隱七年城中丘此雖得時然違王制而勞民力故書○存耕趙氏曰鄭之伐既疲民於鋒鏑向之城復役民於畚鍤終歲勤動民不得休息黃氏曰左氏曰書時也謂城以冬也自漢儒言三正而杜預謂周之冬今之秋諸家遂一變其說反以為譏非時不知周之改正不過以建子之月行朝饗之禮以示不沿商也天之四時豈可改也哉天豈以周建子而改冬為春也哉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氏曰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臯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愚謂衛朔之奔兆於宣公鳥獸行殺二子之時而成於朔為諸侯之後蓋朔之君衛五年矣使能治其國家尚足以蓋前人之愆而父喪未葬伐紀伐鄭觀春秋所書莫非悖亂之事其失國也宜義又見十五年

鄭突奔蔡○君舉陳氏曰此衛人立公子黔牟而後出奔則其但書奔何以為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篡公子亦以自致之文書之是故衛立黔牟而朔出蔡人立東國而邾出邾人立君而朱儒出書奔而已矣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杜氏曰黃齊地左氏曰平齊紀也邾衡胡氏曰五年齊鄭如紀謀欲襲之十三年紀與齊戰齊紀之憾深矣公為黃之會以平之存耕趙氏曰魯不量己之力不足以敵齊而輕挾紀以為戰今不知己之力不足以平齊而輕會齊以為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高氏曰紀懼齊之見圖每為之備而齊人多詐故為此盟示之以不疑俾之弛怠而不我慮是以尋盟既退魯遂與齊戰于奚二年齊遂遷紀之三邑足以知盟之無益而攻伐隨之矣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雒

雒翠軌切及左氏作會陸氏曰或作及故知誤也

杜氏曰雒魯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戴氏曰隱公初與邾盟于蔑其後躬自伐邾桓公今與邾盟于雒未數月即與宋衛伐邾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穀梁作郎公羊無夏字闕文也

杜氏曰奚魯地愚謂齊擅興師其惡可知矣然魯遽與戰則過矣故高氏曰二國春方盟會而夏遽



交戰彼興師而來則魯宜有以諭之凡戰由主人主人服臯則不戰矣此書及齊人戰于奚又臯魯也○存耕趙氏曰春盟而夏戰盟非信盟戰非義戰也孫氏曰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皆此義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季杜氏曰封人弟即獻舞也何氏曰獻舞之兄前說近是穀梁曰自陳有奉焉爾愚謂封人子無子弗可考今據經而論季以弟而倚陳歸國是不

有天子與先君之命也

癸巳葬蔡桓侯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此稱本爵為得正但為私謚書耳○王氏曰隱八年經蔡侯考父卒葬稱宣公宣十七年蔡侯申卒葬稱文公其後書葬皆稱公者若葬景公靈公平公昭公唯封人卒葬稱桓侯案左氏桓侯而下有哀侯景侯靈侯平侯昭侯蓋蔡人謚其君或公或侯兩稱之耳邦衡胡氏曰生有黜陟沒有謚王者柄此以別臣下賢不肖而使人有勸懲也晉侯仇卒於平王之時謚曰文侯以謚加本爵足以知命於天

子也是後周益衰諸侯沒者不復請謚於王五等
 壹稱公乃臣子之自謚此稱侯者亦臣子自謚爾
 書者見其稱公稱侯皆臣子私為之也萬人傑問
 蔡桓侯文定以為蔡季之賢知請謚如何朱子曰
 只是文談

及宋人衛人伐邾

莘老孫氏曰邾前年來朝又此年盟于雒今遽帥
 二國之人伐親附者所以見會盟無信而朝事不
 暇強大縱橫而弱小見陵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
 衛○張氏曰桓公春與齊邾盟既而皆背之戰奚
 伐邾並見於一年之中反顧前日刑牲詔神玉帛

交錯如敝屣蓋其為人瀆信而好盟不仁而佳兵
 人理滅矣宜其不踰年而見殺於齊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趙氏曰不書日或史有闕或傳寫誤義見隱三年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灤公與夫人姜氏

遂如齊

灤盧篤切又力角切
公羊無與字蓋闕文

杜氏曰灤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公本與夫
 人俱行至灤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于灤既
 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左氏曰公將有行遂與姜
 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
 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灤遂及文姜如齊齊侯



通焉公譎之以告孫氏曰易稱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今桓公不能內正夫人之位而與之外如強齊以致弒逆宜哉○康侯胡氏曰案齊詩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至使淫亂為二國患為亂者齊姜而春秋臯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為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為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殺而書薨義同隱公杜氏曰不言戕諱之也穀梁

曰其地於外也左氏曰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於齊曰寡人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愚謂魯軌篡弒天子不征諸侯不討魯人戴之為君彼自恃其無誰何也於是黨亂賊凌小國背盟結怨黷武殘民不奔王喪怠忽宗祀成亂取賂儼朝同列身既不正家遂莫齊卒殄於淫婦之禍夫姜氏諸兒之惡不待言而著矣然自作孽者幸免王誅難違乎天矣春秋比書十八年之事而終之以此有以為永鑒哉○張氏曰魯君見弒有二在內則不書地以存其

實在外則不容不書其地而以上下文見之此先與夫人姜氏如齊而明年書夫人孫于齊又莊公不書即位雖不明書齊人戕公而桓公之不得其死已昭然矣蓋本國之事書之與他國同則非所以見尊君親上之意是以桓公見殺不得不諱又當不沒其實以示後世之傳信故曰婉而成章也愚謂此亦舊史之法仲尼因之云耳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杜氏曰九月而葬緩也高氏曰稱我君別外喪也稱我君而後舉諡臣子之敬辭也義同隱三年葬

宋穆公○獻可杜氏曰禮諸侯薨請於天子大夫卒諡於君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懲惡勸善也周衰諸侯變古易常是以外諸侯書葬者九十三內書葬者九豈非謹其禮之失邪

春秋本義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六

莊公 名同桓公子

元年春王正月

義見隱元年。○公羊曰：公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穀梁曰：先君不以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劉氏曰：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不以道終，而子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莘老孫氏曰：繼弒而不行即位者，三莊之繼桓桓見弒於齊也。閔之繼子般般見弒於慶父也。僖之繼閔閔見弒於慶父也。大意已見桓公即位。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文姜莊公母也不稱姜氏闕文也朴鄉呂氏
 曰前書夫人姜氏遂如齊則今孫于齊者即如齊
 之姜氏前目後凡也未詳信否公穀曰內諱奔謂
 之孫杜氏曰猶孫讓而去康侯胡氏曰桓公之弑
 姜氏與焉為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胡氏曰文姜
 之惡甚矣臣子雖不能討王法其可不誅乎愚謂
 魯不能討而縱之奔齊則魯無臣子莊公無政天
 王無法姜氏自此淫奔愈無忌憚矣○趙氏曰婦
 人而有與弑其夫之嫌則子不得母之檀弓曰不
 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令姜氏失婦道矣子
 不得以為母臣不得以為君

夏單伯逆王姬

逆左氏作送公羊穀梁作逆葉氏曰左氏誤作送王姬
 遂以為王之卿如祭伯然果爾即當書天王使單伯送

王姬杜預以為既命魯為主不言使非是不如公穀得經之正張氏曰築
 館在秋如單伯果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豈得預書之

伯字也穀梁曰命大夫故不名也張氏曰逆迎也
 王姬桓王女莊王妹也公穀曰單伯者何吾大夫
 之命乎天子者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天子嫁
 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者主之穀梁曰其義不
 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
 禮其義固不可受也莘老孫氏曰魯主王姬之婚
 且使大夫者逆而為之主常事耳皆不當書而書
 者桓公見弑於齊仇讎未復而莊公又見在衰絰
 之中天子乃於此時使之主王姬之婚又與仇讎

之國為禮書之以見天王不當使魯不當受而單伯不當逆也。○高氏曰魯不能訴於天王已無臣子之道在諒闇之中而修嘉好之禮天下固多同姓之國矣何必在魯是魯人默順王命陷王於不義也張氏曰齊乃寢苦枕戈不可同天之讎而與之主婚見魯之君臣無復讎之心而三綱至是絕矣愚謂齊襄戕殺魯桓天王當絕其婚而討其辜既不能然又使魯主之周之不能令諸侯也宜哉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張氏曰築館所以待王姬之舍以俟齊之逆也然魯主王姬非一前此必有其所今特築于外者知衰麻哭泣不可雜於吉事故築于外也然桓公弑于齊未及一年其創鉅痛深當百倍於先君正終之日又可以于外為安命國人以築齊王姬之館歟春秋所以著其忘父親讎之辜也。○莘老孫氏曰仇讎未復莊公之喪未除而天王遽使魯主婚天王則已失禮矣為莊公者當辭於天王期於得請而後已於是之時非無同姓之諸侯也非無無喪之鄰國也蓋莊公未之辭耳君父之讎未復儼然在衰經之中遽釋怨解仇與之為婚姻之主聖人以莊公事君不盡其誠居喪不致其哀忘君父而交仇讎舍衰經而親弁冕雖築館以示變然不

四百二
能救其臯也葉氏曰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

楊本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孫氏曰不書天者脫之杜氏曰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褒稱其德蘇氏曰命之以策也孫氏曰賞以勸善罰以懲惡善不賞惡不罰天下所以亂桓弒逆之人莊王生不能討死又追錫之則莊王之為天子可知也○趙氏曰寵篡弒以瀆三綱也高氏曰禮諸侯嗣位三年喪畢以士服朝天子天子錫之黼冕圭璧然後歸以臨其民

謂之受命桓以篡弒未嘗入朝未嘗受命今王命魯主婚故追錫桓公以寵之且魯桓已葬矣因魯之自謚而錫之尤為非禮葉氏曰魯諸公皆不聞免喪朝王之事而莊公書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公書天王使凡伯來錫公命成公書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凡三見桓公未嘗朝王受命而追錫之文公未嘗終喪朝王而先錫之成公未有功德而加錫之皆有為而書周官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視其命數為節此先王五等諸侯之辨也秦襄公當犬戎之難以兵佐周東遷平王賜之岐以西之地

通志堂

為諸侯受顯服其大夫作終南之詩以美之此始封為諸侯者也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法牧于坰野魯人尊之季孫行父請命而史克作頌此有功德而加命者也桓文成公皆見於經而僖公獨不見何也凡春秋合禮則以為常事不書桓文成公之命皆禮之不宜有也可見春秋之法

王姬歸于齊

康侯胡氏曰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館于外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臯著矣

齊師遷紀邾鄆郚

邾蒲丁切鄆子斯切郚音吾

杜氏曰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邾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郚在朱虛縣東南鄆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康侯胡氏曰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眾以迫之為己屬也愚謂邑者天子所封有故而遷民邑者天子之事也而諸侯僭之況非有臯而欲吞其國乎齊襄之惡大矣○高氏曰紀與齊乃同姓之國況天子娶后于紀而王姬又歸于齊豈無親親之愛今乃背黃之盟一舉而遷三邑蓋自是遂滅紀矣朴鄉呂氏曰經之書遷者九而義有二焉有強人而遷之者有欲自遷者若齊師遷紀邾鄆郚宋人遷宿齊

人遷陽此強而遷之也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丘許遷于葉于白羽于容城蔡遷于州來此其自欲遷者也凡書遷與書取異取者取其土地爾未若遷其民之酷也遷其民則父子兄弟離散而人失其常居恃衆以遷紀之民此聖人所以深疾之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莊公庶兄共仲也孫氏曰於餘丘附庸國東萊呂氏曰夷國也若於越然未詳孰是張氏曰莊公是時年才十五慶父得政以制一國之權軍政之本既失而權移於下以成異日子般篡弒之禍故春秋詳書以譏之戴氏曰孟氏之孽基於此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許氏曰當莊公初魯未有以勝齊則當休兵息民蓄德修政以俟有閒舍堂堂之讎國弗圖而用師伐於餘丘知莊公之無志康侯胡氏曰魯在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翬弒隱公慶父弒子般閔公公子遂殺惡及視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曰曷為錄焉我主之也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

之服孫氏曰莊公忘父之讎既主其嫁又主其卒
 不子之甚也○康侯胡氏曰王姬何以書比內女
 為之服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
 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也莘老
 孫氏曰魯與天王同姓天王之女下嫁諸侯者多
 魯主之然而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久王姬之
 歸書之最備者齊王姬也單伯之逆築館于外王
 姬之歸王姬之卒見於春秋者凡四春秋常事不
 書而齊王姬之事書之備者所以見莊公盡禮於
 仇讎而無恩於先君也臯之大則書之備惡之積
 不可掩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諸若切公羊作部

杜氏曰禚齊地左氏曰書姦也愚案周禮司馬九
 伐之法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齊襄之惡不容誅
 矣姜氏與弒而淫縱如此則莊公之不能齊家治
 國王法之不行於天下舉可見矣○趙氏曰姜氏
 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
 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
 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
 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
 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
 命之不行也朱子曰詩南山雄狐前二章刺襄公

劉榮

居高位而行邪行後二章刺魯桓娶妻使之得窮其欲載驅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敝笱比莊公不能防閑文姜猗嗟極道莊公威儀技藝之美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葉氏曰詩言其情春秋著其法

乙酉宋公馮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莘老孫氏曰不言帥師師少也穀梁曰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胡氏曰將納朔也何以知之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莊五年冬公會齊宋陳蔡伐衛卒納朔焉

夏四月葬宋莊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五月葬桓王

王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杜氏曰桓公十五年三月王崩七年乃葬故曰緩高氏曰平王之崩求賻於諸侯然後克葬至於桓王崩七年乃葬者蓋承諸侯背叛王師傷敗之後力益不足矣聖人書之以著天下臣子之臯黃氏曰周之事勢可知

秋紀季以鄫入于齊 鄫戶圭切

杜氏曰季紀侯弟鄫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張氏曰鄆州之境左氏曰紀於是乎始判孫氏曰諸侯母弟未命者皆字蔡叔蔡季之類是也鄫天子所封非紀季可得而有齊欲并紀季忘兄之親取兄之邑以事齊其惡可知也○獻可杜氏曰古之邦國分授疆土小大相維協和親比一德以尊天子為之屏翰末世大偏小眾暴寡以至滅亡王不能正故春秋詳書之

冬公次于滑

乎八切公羊穀梁作郎

穀梁曰次者止也杜氏曰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張氏曰或曰滑州也常山劉氏曰諸侯非王命不出境卿大夫國政所屬兵師民命所係凡非王命遷延次舍必詳錄之以正非法○劉氏曰曷為或以事書或不以事書以事書者止之以事者也不以事書者止之不以事者也君舉於政師舉於義止不以事者亂之道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公羊穀梁作饗

杜氏曰享食也祝丘魯地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義又見二年會于禚皆淫亂也享甚矣○康侯胡氏曰享所以訓恭儉也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戴氏曰甚矣文姜之惡也始

焉遜于齊猶有所媿中焉會齊侯已無所懼今焉
享齊侯其無忌憚甚矣張氏曰假先王之禮為禽
獸之行大亂之道也漢人有云淫亂之漸其變為
篡魯人習之三十餘年至子般閔公兩君見弒聖
人作易以閑有家為家人之始垂訓遠矣

三月紀伯姬卒

孫氏曰紀伯姬隱二年紀裂繻所逆內女也禮諸
侯絕傍暮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則
為之服大功九月常事也故內女不卒之此書卒
者為夏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紀伯姬起○胡氏
曰內女不卒如鄭伯姬紀兩伯姬宋兩伯姬不書
卒惟此伯姬宋伯姬書蓋為齊侯葬紀伯姬起文
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義見隱四年遇于清○許氏曰齊與陳鄭遇垂蓋
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也未詳是否

紀侯大去其國

常山劉氏曰大者紀侯之名生名之者失地也左
氏曰違齊難也孫氏曰齊肆吞噬信不道矣紀侯
守天子土有社稷之重人民之眾暗懦齷齷不能
死難畏齊強脅棄之而去此其可哉○張氏曰案
紀之本末自桓五年書齊鄭如紀以至莊之元年

三年凡關紀之存亡者一一備書之以見齊鄭圖
 紀之淺深有漸而卒成於今年也紀之圖存雖其
 閒不能無失然而困於強暴之凌逼委宗社而去
 之所以責強大閔小弱而寓興滅繼絕之志於言
 意之表也愚謂齊襄貪肆殘忍臯不勝誅矣然助
 桀為虐者鄭伯也為紀侯者苟能修德任賢養民
 訓兵上下一心固守疆土齊人雖眾無能為也書
 曰大邦畏其力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乃
 不務此而求援弱魯結婚夷王邀戰為盟何益於
 國哉已而紀季先去國勢遂分兵未接境委宗社
 棄人民妻不及葬而為高士之逃世大夫之去國
 致伯姬見葬於讎人叔姬寄死於齊境國君死社
 稷之義安在哉經曰紀侯大去其國聖人惻怛之
 心雖以憫時王之無政強暴之吞齧然紀侯不能
 為國之意在其中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陸氏曰葬者臣子之事非由鄰國也齊侯并人之
 國而禮葬其妻是謂豺狼之行而為婦人之仁也
 愚謂齊侯之惡顯矣然齊兵未至紀侯與其臣子
 棄殯去國使伯姬葬於讎人之手夫婦之恩臣子
 之情薄矣哉○康侯胡氏曰齊襄迫逐紀侯使之
 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臯著

矣高氏曰齊襄以紀侯自去其國非我顯滅之故
 葬伯姬以示己之恩以泯其跡甚矣齊人之詐也
 存耕趙氏曰不惟紀無臣子亦以病魯不親親也
 獻可杜氏曰春秋之世法度無所稟強暴者恣其
 貪危亡者無所託紀為齊所滅而伯姬為齊所葬
 聖人書之惡齊而閔紀也東萊呂氏曰內女不書
 葬而書葬者三宋共姬紀伯姬與叔姬皆非常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禚公羊穀梁作部

狩見桓四年禚見莊二年孫氏曰父之讎不與共
 戴天莊公之父親為齊殺而遠與齊人狩○杜氏

曰公越境與微者狩失禮可知存耕趙氏曰狩以
 奉宗廟教兵守未有入他國而行之者也齊有望
 諸魯有大野禚非狩所也康侯胡氏曰莊公於齊
 無時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夫
 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下主乎己一為乾豆其事
 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莘老
 孫氏曰莊公元年主其婚三年臣會其伐於是又
 親與其臣狩蓋公不孝而釋讎也於此為甚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杜氏曰書姦也戴氏曰齊侯出師在外姜氏往會

之故書曰如齊師婦人在兵間施面目於三軍之中豈容以人道責哉愚謂齊侯之惡亦著矣莘老孫氏曰姜氏會齊侯之惡春秋皆據實書之傳信後人也或會或享或如師一時之跡不侔而為行之惡則一○康侯胡氏曰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深矣

秋郎黎來來朝

郎五兮切公羊作倪黎左氏作黎

公羊曰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常山劉氏曰夷狄附庸書名張氏曰案宋仲幾云滕薛郎吾

役也則郎蓋宋之附庸非夷狄也未詳孰是陸氏曰曹姓子爵挾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為附庸居於郎曾孫黎來始見春秋數從齊桓尊周室王命為小邾子未詳是否杜氏曰東海昌慮縣有郎城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氏曰伐衛納惠公也葉氏曰朔雖宣姜所生然諸侯不得再娶則朔不得為嫡子況殺二公子乎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正月公羊穀梁作三月

張氏曰王人下士也子突字也莘老孫氏曰衛侯

朔譖殺二公子即位數年而見逐於黔牟黔牟在位八年矣去年冬齊帥諸侯之師伐衛而納朔天王於是使子突救之高氏曰子突以辭直之師不能勝黨惡之諸侯見王命之不行也且王者有征而無救書救以見王室之微矣○貫道王氏曰朔以狗彘之種盜天子土地周公之刑所謂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者也既失天討矣及諸侯伐衛納朔而後出救師吁惜乎其失機也君舉陳氏曰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氏曰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未詳信否劉氏曰為諸侯受之君君不命而自取之雖有鄰國之助大亂之道也存耕趙氏曰諸侯抗王命其逆可知矣○胡氏曰前年諸侯伐衛今年卒納朔天子不克救朔卒為諸侯所納公與諸侯之臯不容誅矣孫氏曰天子之威命盡矣

秋公至自伐衛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此又見侯納朔而後歸也○存耕趙氏曰老師三時而朔卒入踰四時而告成事莊公之行十有九其致者五三至自齊以求婚於讎非所以告廟也一至自伐戎以遠伐戎也

三十七
春秋正義卷六
今至自伐衛以抗王命也胡氏曰凡公行一百七
十三至者八十二悉書之煩不勝書止是出入踰
時或覺深惡重即書此書者覺深惡重也

螟

義見隱五年

冬齊人來歸衛俘

芳夫切公羊穀梁作寶

俘軍所獲也張氏曰衛俘衛朔所賂諸侯之貨寶
齊人首惡故主衛之賂而分於黨惡助亂之國邦
衡胡氏曰諸侯逆王而納朔志乃在於衛俘蓋志
於利則叛其君矣春秋書齊人歸俘以見諸侯之
逆王命蓋本志於利也○康侯胡氏曰言歸衛俘

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
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
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
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俘然後知其有欲貨之
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變道微暴行交作徇於貨寶
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
與不至於篡弑攘奪則不厭也春秋書此垂戒明
矣愚謂先書公會齊宋陳蔡伐衛次書王人救衛
次書衛朔入衛次書公至自伐衛及此又書齊來
歸俘屬辭比事雖無有傳其事豈不顯乎其惡豈
不著乎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杜氏曰防見隱九年義見莊二年會于禚○莘老

孫氏曰姜氏齊侯臯均惡等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見賢編切夜穀梁作昔陸氏曰

非也隕公羊作霽

夜初昏以後也夜中夜半也公羊曰恒星者列星

也孫氏曰星之常見者也星隕如雨謂隕墜者衆

也啖氏曰奔流如雨之多也康侯胡氏曰人事感

於下則天變應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

後此者齊桓晉文更伯中國政歸盟主王室遂虛

其為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著矣○戴氏曰天

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麗焉故常與是氣流轉於

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呂氏曰

恒星不見星隕如雨變異之極而當世君臣莫能

自省日趨於亂先王之道不復行於世矣堯舜禹

湯文武之澤不復被於生民矣變異之極豈徒然

哉

秋大水無麥苗

大水見桓元年黃氏曰麥苗麥之苗也凡植物始

生曰苗康侯胡氏曰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

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

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黃氏曰案

經文本明白天時無可改之理周雖建子無改夏
 為秋之事春秋所謂秋即今之秋麥種於秋始種
 為苗秋有大水故無麥苗耳家氏曰中原之地種
 麥最早故月令仲秋勸種麥是歲以大水之故種
 麥失時或已種而為水所溺故曰無麥苗非謂已
 熟之麥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杜氏曰穀齊地濟北穀城縣張氏曰後屬鄆州東
 阿縣義見二年會于禚○康侯胡氏曰初會于禚
 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
 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弒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穀梁曰次止也俟待也杜氏曰期共伐邾陳蔡不
 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張氏曰不由王命妄興師
 衆久次于外期會莫應也○莘老孫氏曰邾與魯
 為同姓之國莊公無親親之恩率諸侯以伐之春
 次于郎以俟陳蔡我俟之也及齊師以圍之我約
 之也其為志者皆我也所以見內之臯也

甲午治兵

治公羊作祠陸氏曰非也周禮有治兵

康侯胡氏曰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
 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復申明
 軍法以整齊之譏黷武也張氏曰將以訓齊其衆

而不知師出以律已失治兵之本矣雖欲治之其將能乎。劉氏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以秋治兵春振旅今魯以春治兵非其時矣又曰魯先出兵而後治治又非其常地愚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故治兵於閒暇之時而用之於不得已之際則師出以律矣今莊公輕次於外俟陳蔡而不應躡蹙無聊衆心離貳然後治之末矣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

降戶江切邾公羊作成

康侯胡氏曰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邾者伐同姓也邾降于齊師者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張氏曰魯與邾皆文王之昭蓋同姓兄弟之當親者莊公忘親而志於取邾始擇易制之陳蔡與之同事而陳蔡不來然後不得已而邀齊以圍之所以邾不服魯而寧降於齊春秋直書以見其從讎而貪利資人以虐小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敵遂得以閒之魯師之出大無功也

秋師還

崔氏曰歷三時而師還春秋所以始終其事而見其惡。索隱曰三時暴兵于外不修民政而奪其農時聖人因而書之以志莊公不臣之罪為後世黷武之戒常山劉氏曰春秋之世用師多矣未有所書如此之詳者何則莊公此師尤為非義上既

不用天王之命無故而興師自正月次于郎以俟
 陳蔡而陳蔡不至可謂無名矣甲午治兵可謂黷
 武矣夏師及齊師圍邾邾又降于齊可謂無義矣
 歷三時而師還可謂害民矣夫逆天道親仇讎圍
 同姓勦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無知不氏與州吁同左氏曰齊侯使連稱管至父
 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
 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
 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
 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閒公曰

捷吾以女為夫人齊侯游于姑夢遂田于貝丘見
 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
 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
 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
 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
 出鬪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
 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弑之而
 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
 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
 子糾來奔張氏曰齊襄之見弑以禍本言之則無
 知之配嫡已積漸於僖公之時而襄公之惡積不

可掩如抗王伐衛殺魯桓公色荒禽荒暱比小人
 考襄公即位以至於今春秋所書齊事無一非亡
 國戕身之媒以至禍發蕭牆身殲賊手所謂積不
 善之餘殃者也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存耕
 趙氏曰連稱之徒盜賊之靡者因無知以作亂君
 弒而無知為君則主弒者無知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義見隱四年衛人殺州吁○東萊呂氏曰無知踰
 年不稱爵蓋弒君之賊爾若不以罪討則亦不以
 討賊之辭加之猶謂之大夫如里克者是已蔡世
 子般則楚子誘而殺之齊商人則齊人弒而討之

不以其罪故不加以討賊之辭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其器切公羊穀梁作暨

大夫無名氏眾大夫也左氏公穀曰齊無君也杜
 氏曰莒魯地琅邪緡縣北有莒亭張氏曰後為沂
 州承縣穀梁曰盟納子糾也趙氏曰納讎人之子
 損禮而盟大夫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康侯胡
 氏曰德有輕重怨有淺深怨莫甚於父母之仇而
 德莫重於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讎
 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則人倫廢天理滅矣
 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公羊穀梁無子字

子糾小白皆襄公庶子孫氏曰小白弟也左氏曰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杜氏曰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公羊曰其言入何篡辭也邦衡胡氏曰齊不受子糾而公必納之故先書公伐齊見齊不受子糾也次書納糾見公黨仇人之子也齊小白曷書入蓋子糾稱子當立也小白不稱子不當立也不當立則為篡○存耕趙氏曰魯莊之伐齊似矣惜乎其以納糾也使移此以為復讎之師魯其庶乎春秋書其故以其非讎齊而德齊也莘老孫氏曰莊公忘君父之大讎伐齊而納讎人之子書曰納者不宜納也公子糾雖非嫡長而桓公之庶兄莊公納之雖不得於義而宜嗣齊襄而為君者惟糾焉故曰子糾書納者見莊公納之之臯書子糾者言其宜為齊君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杜氏曰九月乃葬亂故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此戰公也不言公者蒙上公伐齊之文耳杜氏曰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左氏曰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避於下道是以皆止莘老孫氏曰齊為仇讎之國

無時而通莊公受糾之來奔志欲納之已盟其大夫伐齊而納糾矣而小白先之既忘其讎矣又不量力而與齊戰焉至於師徒崩喪而糾不免於死為莊公者其臯如何也○呂氏曰書我師敗績則凡例謂內不言敗者繆矣春秋無義戰凡相侵伐皆聖人所臯曾不是諱而諱敗乎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人取之於魯而殺之也孫氏曰子糾當立桓公爭國取而殺之甚矣所以重桓公之篡也○康侯胡氏曰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

而勿問可也齊必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孟子曰五霸三王之臯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存耕趙氏曰小白不能容糾於魯必置之死小白臯也莊公欲納糾使齊得取而殺之莊公亦臯也經書之見小白器量之不宏病魯之無主而與之殺也愚聞之邵子曰五伯者功之首臯之魁也功過不相掩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桓公入齊首殺子糾絕滅天倫臯之尤大者也其與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異

矣此後凡伯者之事必辨其功過如邵子云

冬浚洙

浚蘇俊切

公羊曰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杜氏曰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康侯胡氏曰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莘老孫氏曰春秋之義凡興作書之

皆臯

春秋本義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Handwritten marks and characters on the left page.

